

二教開迷歸正

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二教開迷歸正演義

下

潘鏡若編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鐫朱蘭嶠先生批評二教開迷歸正演義卷之十四

第六十六回 陀頭美法迷三教

梁上穿窬被一鎗

話說陀頭出得庵門，氣哼哼的向一九分道，俺們欲與衆道們聚會設教，這三個人開甚迷，却來講破俺們的法。一九分道，弟子向在南地賣些假藥過日子，也被這四個人開甚麼鳥迷，不容在那地方，只說師父這法術，誰人破的方纔件件都被他們破了，却不知他們有甚神通。若是走弄將出來，只恐師父敵他不過。陀頭道：他們往常只是個一張嘴，與人爭辯些道理，並不曾見他美甚法術。若是有法術，方纔如何不使出一九分道，師父你的法術，也多如何？出門避了他。陀頭道：俺每常持着那童男女行。

法他到說邪不勝正却聽他使令如何敵他四貝道者說
方纔到把個庵讓了他若是他們據住了俺們只得遠方
遠里去罷陀頭道他們非來此地且不欲衆道聚會料不
據此時下明早必經此路少不得盡俺生平本事結果了
他罷一九分道不如明火執杖在大路上邀截他也可四
貝道放個响馬弄他們也可擋上賊道不如待他到前村
店行個穿窬禮罷那白日攬道我有幾個弟兄在前村約
了他們在窄路兒上行個打搶東道罷陀頭道雖然是列
位的舊病兒却也說的有些主意小道的意思先行俺法
術美不過他便行列位的主意只是他們却認的你們萬
一識破了怎生區處俺也有個主意弄個法兒迷了他們

眼都認不出是列位如何。衆道笑起來，說有理有理。正然講論，只見大儒們並轡而來。陀頭見了，把手一畫，只見一道大河擋在面前。大儒與寶光說道：「師兄，小生此路也走過兩次，並無此河。想是新開的。」寶光也道：「小僧知此却無河，莫非走差了路？」頭靈明道：「一位既走過的路，如何有河？」且下了馬。待後來人問個端的，方好行走。知求道：「大路上既有河，怎麼沒渡船？」大儒道：「知求說的有理。且下了馬，各相坐地。」寶光便閉目入靜。靈明乃捏訣呼神。寶光入靜，元神到那河邊，依然大路。那裏有河？便依路尋去。忖道：「我豈被迷所弄，或是妖怪成精？」正尋路間，只見陀頭與一九分眾人在那村莊一家產內計議。說道：「三教那四個人，下馬

坐地想是河水攔着了你們可前去扒走俺作法把你們變作個龜鰐鮀他們定然害怕跑了你們却將他行裝施來一九分便變了龜以下依次變了寶光笑道這賊們見識也高若不是我人靜元神詣破却也被他耍弄道即出了靜把這情由說與大儒只見靈明召得神將也把這情由說了大儒道既是如此大家徑照路走去靈明道知來你可把隨身刀將大柳樹枝幹研兩根柳棍拿着若是那變來的龜鰐之類莫要怕他但唱其名他自破了知求道弟子力却怯靈明卽口中念念有詞只見知求抖擻精力真有萬夫不當之勇拿着兩根柳棍舞的似花棒兒一般靈明又把隨身劍噴了一口法水便似飛劍一般大儒

見了說道：師兄却如何也有些神通？靈明道：小道修煉元陽，漸覺有些應驗。寶光道：還是人存一個正道心腸，自然神靈默祐。四人準備了，只見那河中扒上一個大烏龜來，怎生模樣？但見那龜

殼見九宮 紋成八卦 大如半嶠山巔 壯似一匹
水牯 兩眼光芒口吐焰 四足伸縮蹄排釘 真是
八怪般兒 異然四靈居一

那說那龜扒上河岸，直奔大儒們前，只見知求借得神力，舉起柳棍，喝聲一九分烏龜，我們大儒先生與神僧賢道，在此休得弄怪來迷我，吃吾一棍。一九分聽見叶他名露，了本像笑道：莫要動手，小道明來試列位，那四員們正然

要變見一九分弄出真形來便奔回報與陀頭陀頭聽了慌忙說道古怪古怪他們怎識破我計只得收了法術依舊見了大路大儒一壁廂假意問一九分如何變個龜來嚇我等一壁廂見了大路收拾上馬前行寶光與靈明也故意安慰一九分那一九分也扯謊哄大儒彼此渾了一番大儒們上馬前行不題却說一九分回到村屋說道陀頭師父免費了心腸不如到別坊利東利市那庵裏也見了你手段就是俺們也見了你手段方纔那辛知求手拿了兩條大柳棍俺見他兇勇如神倒是復了原身如遲了片刻休想一九分便是九九分也沒用了四員們笑道打便不曾着身罵却被他刻骨一九分笑道你若變了鱉去

也少不得與他罵聲。只見白日攬道罷罷，陀頭師父請去別處招個徒弟罷。俺們不願跟你了。陀頭笑道：你這幾個小家子，沒見廣識大的，只知長他們威風，却減俺的架子。往前趕上那假斯文賊僧道：看看俺手段。這回若不送了他殘生，也枉在世爲人。一九分道。俺也說師父有手段，只是莫把前邊四腳子門戶呌俺當了。按下不題。且說大儒們四人正行，只見後邊起了一陣狂風，寶光便向靈明說道：風從後來，狂而且暴，防範些方好。靈明笑道：想是陀頭嗔迷未息，起這陣怒風，知求道風由天作。那裏一個妖道會使風靈明道：這風却是些嗔怒起的，凡愚之人莫知。從來學道之士，定審所起，知求道據師父說天地間凶。

吉善惡皆有個風靈明道怎麼沒個風你聽我道

按四時 占風候 春和夏涼吹不驟 秋清冬烈寒

生盛 若不順時宜詳究 論惠風 真條暢熙熙

皞皞輕飄蕩 若是淒淒冷颼颼 悲風令人添惆悵

暴風狂 怪風烈 抖然刮來突然威 揚砂拔樹起

怒濤 倒屋翻舟行路絕 這陣風 却不小 虎吼

松號驚宿鳥 無鑑漫雨紅日昇 定有妖精生計狡

靈明說畢 只見山坡下走出四隻狼來 大儒吃了一驚 說

道僻山荒路方有此物如何大道往來行人不絕有此惡

獸此物不說虎豹知求的柳棍好生防護着知求道只恐

又是烏龜的帳好歹待我叫他一聲便執着柳棍喝道一

九分如何又入了狼貪迷那狼直奔將來寶光便道你這孽障貧僧那裏是怕死的只恐你難當挪提靈明忙召神將也不至寶光急誦起經來那狼那裏退將近大儒身邊知求護住大儒把棍打去寶光偶想起四個道者名來說道你這四貝梁上白日攬何苦又聽那咤頭使人入了狼貪迷動了嗔迷真是癡迷那狼聽得寶光叫出四個名來便立定了腳不敢近前咤頭在那山頂上喝道那狼如何不施行囊狼聞言方欲近前來施行囊靈明笑道原來還是咤頭真迷未息乃大叫道咤頭師兄何故又作幻術與弄我們你有甚別樣本事近道理的用來限我們心若是這個法術你先入了妖怪迷你不知我正乙掃蕩大法兵

頭
大破迷

陀頭笑道你正乙掃蕩止能驅魔如何抵得俺手段喝那狼還不動口那狼正欲來施行襲靈明怒起向大儒寶光道小道恐傷物命故以好言驅解事既到此少不得試此神鋒乃拔出慧劍口中念念有詞那劍頓刻變了一條烏龍便去撲那狼四個狼飛走而去陀頭笑道這個火居道士也曉的些法術隨丢了數根繩子在空中也變了幾條龍那裏知靈明的慧劍原是師祖遺下來的法劍往日靈明縱酒不驗只因出世修煉日久這劍變的龍却不同那陀頭變的龍乃是繩子被法劍都割斷了徑去研陀頭陀頭慌了往個山間小廟兒內躲去靈明收得神劍回來只見神將隨至靈明問道方纔召請如何不至神將道陀頭

卷

藏

書

昨知道真能呼小將。他也有個法術，把道真的真言呴語，阻隔了方纔法劍驅了他。小將方知靈明道原來這陀頭也會召將。只可惜不行正事。神將道：「上告道真前途這陀頭邪法行不去，便做歪事，須要防範他。」小將固然奉道，只恐他也有法使。況法術只用的驅魔捉怪，若是歪事便難護收。靈明道怎麽歪事？神將道：「一九分們往日俱是些賊盜，陀頭法術不靈，這夥人必生刦掠。」靈明道：「就是這事？神將也當護收。」神將道：「正爲陀頭也有法，若只是一九分們，小將自有陰遣處他。」靈明道知矣，還望護持。二二說罷，神將退散。大儒們趨路前行不題。且說陀頭邪法不能勝正，被靈明神劍斫來，慌的躲在山間小廟兒裏。這一九分們

笑道師父不濟，其實不濟，到不如弄我們的手段，報個仇

罷。陀頭道：小道法術再無人敢當，如何美這三教不過列

位怎個手段報仇，一九分道：依小道只是到前面劫掠他

行囊，結果他殘生便是本等生意。陀頭道：他們四人，你們

也是四人，如何劫掠的他？況那辛知勇猛異常，怎敵的

他過？若再有馬夫並行路的幫手，到彼處等着，這却比不

得小道的法術，定有官法處了。四貝笑道：師父放心，這事

見是俺們本等不怕他人多，我們却自有個方法計較，只

是師父也要依着俺們老實生意，莫要弄那花腳烏龜事

罷。陀頭道：你們做那件老實生意，一九分道：等三教落了

店家，行個穿窬小術，偷了他們行李，便就拿着也，只是掏

摸罪名梁上賊道這事俺的本等且試一試看便趕上了
大儒們只見天色黃昏大儒們下了馬落在一個飯店人
家靈明便把神將的言語說與大儒道陀頭邪法不能奈
何我等只恐一九分們做那刦掠歪事叫我們防範他大
儒乃向店主道小生們從南來撞見幾個不良的人只恐
做出歪事來店主小心門已緊店主道先生們放心小
店從來不怕賊盜便是小子也有個渾名兒叫做釘鉗手
不瞞先生說小子使一個釘鉗便勝似那鋼鎗比鎌還利
害店主說畢便吩咐店後把釘鉗伺候了店主道那個賊
頭知你這釘鉗利害都防備了你莫若改個名色店主道
有理改名叫做胡謔罷但是叫婆子拿胡謔來你便把釘

鉗拿來。婆子聽了話，外兩頭邦說大儒們鞍馬勞倦，閉了客房睡的睡，坐的坐。那梁上賊同着四貝到半邊，把店家牆壁挖了一窟窿，鑽進屋裏，方欲挖大儒客房，店家急醒，叫婆子拿俺的胡謬來。梁上聽了，向四貝道：不好了！店家醒了，叫拿甚胡謬來？不知是何兵器？四貝道：往常店主會使釘鉗，想是店主不在家。婆子的甚麼兵器？莫要惹他。俺走了，能染上賊道。毛賊特不濟，怕甚麼？兵器却躲在梁上，只死賣。倒是跑的快。若看留便了，俺這一謬，把狗賊的腸子，露着毛，染上。毛子也拿了一根鉗出來，嚇的不曾穿褲子。

聲婆子看見了，喫道：「賊在這裏便一鎗戳將下來，登時
店主把梁上賊拿着，大儒們驚醒出到堂前，認的是梁上
賊，被店婆戳了一鎗，在腿靈明笑道：『汝輩何故自投陷阱
知求掣柳棍，就要打寶光急止了。』向店主道：『看小僧唐面
放了他罷，總不閑此事，都是穿窬迷在心頭。』店主道：『
司明文正要捉賊，搪限那梁上賊只是磕大儒的頭求饒
大儒道：『清平世界，不做些本分事業，如何做甚違法的勾
當？我雖也憐你梁上之人，只是你非出乎無柰，』便叫陀頭
苦苦要計害我們行客，若不除了你們客路地方，怎得清
潔寶光道：『俗語說的好：拿賊不如放賊。』依小僧饒了他罷。
叫他改過前非，店主那裏肯饒，畢竟怎處，且聽下回分解。